

第二章 山裏的月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騰子京看了一眼一直安靜站在範閑身後的王啟年，察覺到對方身上的氣味似乎與府中的護衛不大一樣，低聲應了聲。範閑著著他的眼光，低聲交待道：“這是王啟年。我如今在監察院裏兼著個職，別和旁人說去。”滕子京神色一凜，再看著範閑的眼光就有了些變化，畢竟他想不到自己當初偶動心思跟著的少爺，竟然入京沒幾個月，就能混到那個鬼神辟易的院子裏去。

範閑又叫過王啟年，介紹道：“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時，我曾經提過的滕子京，你們兩個人以後多親近，要知道他可救過我的命。”滕子京聽著這話，黑黑的臉上浮出一層紅色，連連擺手道：“少爺話重了，其實那天是少爺救了我的性命才對。”

王啟年一抱手，笑了一笑，沒有說什麼。他和滕子京一樣，對於目前的局麵都很滿意，不僅成功地回到了監察院，關鍵是月俸如今也漲了不少，院長大人還親自接見了自己一次，自從許多年前轉成文職之後，已經很久沒有這種待遇了。雖然範大人隻是個八品的太常寺協律郎，但身上卻有塊提可的腰牌這個提司除了自己小隊以外，監察院裏隻有牢頭和沐鐵知道，別的人都不是很清楚。這種有點兒神秘感的小權在握，讓他很舒服，

晚飯吃的是野味兒，雖然滕子京一再說田莊裏沒有什麼好吃食，但流著肥油的肉在鍋裏滾著，再配上滑嫩的青片蕩菜。真是無比鮮美，就連範思轍也開動了胃口，旁若無人地搶著肉吃。範閑好笑地望了他一眼，夾了塊肉送進唇裏，發現這肉極嫩，但是絲皮之間層次分明，極耐咀嚼。不由大讚，問道：“這是麂子還是什麼？”

滕子京的媳婦兒在一旁招呼著，聽著少爺發問，趕緊回答道：“這是白麂子肉。”

聽到白麂子三個字，範閑卻愣了起來，筷子擱在身前似乎忘記了動作，在這一瞬間，他想起了許多年前，甚至比澹州還要更久的那個時間。當時的自己在病**躺著，念念不忘要吃白麂子肉。那位俏護士還打趣自己意想天開前世的範閑也沒有吃過白麂子肉，隻知道是家鄉人最愛吃的野味這些回憶似乎都已經淡了起來，範閑已經很久沒有想起前世的事情，不料今天的白麂子勾動了隱藏許久的情緒。

範若若在一旁小口吃著，看著兄長的臉色似乎有些異樣，小心問道：“怎麼呢？”

範閑馬上醒了過來。微微一笑說道：“沒什麼。”轉頭詢問滕子京，這些山貨野味有沒有臘製的，得到了肯定的答複之後，他有些高興地讓對方幫自己包個幾十斤，準備帶回京都去。滕子京沒有想到今天準備的事物竟然如此合少爺的心意，也是十分高興。

範閑端起酒杯與桌上幾個人喝了一巡，笑著說道：“滕大你傷還沒全好，就少喝點。”旁邊範若若望著兄長微微笑著，似乎是在羞他，範閑知道妹妹猜中了自己的心意。帶回京的臘野味，除了自己想吃以外，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讓貪吃的婉兒享享口福。

用過晚飯範思轍極為變態地繼續鑽到自己的房間裏去算帳，範閑是真不知道，算帳這種事情有什麼好玩的，更何況一個十二三歲的小霸王，居然能耐住性子陶醉在枯燥的數字之中，隻好歎聲一樣米養百樣人，便由著他去。

拒絕了滕子京拄著拐仗相陪的要求，他領著範若若來到院外的田壘上，看著對麵幾座青山坳裏仿若靜浮著的那輪圓月，頭頂是不知名的樹木在夜風裏沙沙作響，很美的一個畫麵。

“夢還身前疑入夢，幾人憔悴幾人歸。”範閑想到先前自己回憶起前世的事情，偶有感慨，隨口念出了兩個句子，“夫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，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，人生便是一場大夢，有時候我真懷疑自己是不是還躺在那張**，隻是在作著一個長到沒有醒來時的夢。”

他隨便感慨著，知道妹妹大概不能明白自己在說什麼，但卻忘記了李白大人字句裏隱著的瀟灑意，對於一位少女有怎樣的殺傷力，果然...範若若的眼睛開始發亮。

範閑馬上知道自己犯錯了，愁苦著臉，正準備解釋除了頭兩句，後麵都是一叫李白的牛人寫的，但忽然想到白天思轍嘲諷自己，他暗歎了一口氣，停止了這個別人看著或許矯情，自己看卻很自然的舉動。他也適合即便自己說妹妹也不會相信，畢竟監察院當年抓了好幾個辛棄疾，卻沒有一個是會寫詞的私鹽販子，所以幹脆將若若摟在懷裏，一起

看月亮去。

範閑雖然在這個世界上已經生活了十幾年，但依然保留著一些獨特的稟性，這些稟性與這個世界是不相符，但對於他而言是有極大的好處，比如男女之防，比如身體接觸。當他抱著妹妹的時候，當然沒有一絲一毫男女間的想法，隻是很純粹的兄妹之情。反是範若若被他摟進懷裏，感覺一片溫暖和微微羞意，自然忘記了再去追問那些東西。

遠處，監察院的兩名隊員像兩根鐵釵子一樣站在另一棵樹下，保護著他們的安全。

“明天早些起來，我要進城去辦事。”範閑嗅了嗅妹妹的頭髮，發現是淡淡的蘭花香，好奇問道：“這用的是什麼法子？”

範若若微羞，不知道到底是該回兄長哪句話：“泡的木梨花水，這麼急做什麼？”

這個世界上的女孩子們其實極少洗頭，所以嗅著實在不咋滴，包括當初範閑與司理理在一個被窩裏翻滾時，也是如此，全靠濃重的香味掩著。自從範閑入京之後，便死皮賴臉地要求範若若與林婉兒經常洗頭，還免費贈送了自己在澹州做的淋浴噴頭和高懸木桶設計方案。若若與婉兒拗不過他，隻好照做，不曾想效果明顯，竟馬上傳遍了範府和皇家別院，如今甚至連柳氏洗頭的次數都勤了起來。

“父親應該很高興。”這是範閑的潛台詞，接著回答若若的話：“平晨京都清靜些，我要去個地方，你陪我去，其他的人就不要跟著了。”

知道兄長信任自己，範若若好生感動。

範閑又說道：“明兒還得去慶餘堂看看，那位葉掌櫃與我說好了，京都最近又比較平靜，正好是去瞧瞧的時候。”慶餘堂的掌櫃果然名不虛傳，範思轍主營帳目籌劃，葉掌櫃專司實施，竟是將澹泊書局的生意越做越好，仗著自家本錢厚，又有官麵背景，竟是在兩個月內吃掉了鄰街的所有同行，最近更是慢慢地將觸角延伸到了鄰近的州郡。

“那豆腐鋪子還開不開了？”範若若忽然想到一件小事兒，問道：“世子被你天天送到府裏的豆漿勾起了興趣，生怕哪天沒得喝，不是常勸你開嗎？”

範閑微笑道：“你哥哥我如今馬上就要變成一天幾十萬銀子上下的人，還理那豆腐做甚？”當然，這隻是一句玩笑話，他接著說道：“什麼時候空了就弄一弄吧，反正你如今也沒什麼事兒，整點兒事情做。”在他的心裏，可沒有什麼大家小姐不能拋頭露麵，更甯提打理豆腐攤子的概念，隻是覺著若若天天讀書做詩，將來別讀傻了。

範若若有些為難，但還是應了下來。

範閑想到一樁重要事情，皺了皺眉，雙手握著妹妹的肩膀，正色道：“若若，雖然在我看來，你不過十五六歲的丫頭，離嫁人還早著，不過這京都風氣實在不大好，連我這個少男都被逼娶媳婦了，你也得留些心，挑就得挑個順眼的，像那天來府上的賀宗偉，我三掃帚就趕了出去，可是萬一將來被指婚給個不成器的怎麼辦？”

他很認真地說道：“既然要嫁，就得自己挑好，嫁就嫁個好的，自己喜歡的，還得早些出手，趕在指婚之前。指婚這種事情風險太大，畢竟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，都有你哥哥我和婉兒一樣的好運氣。父母之命倒也罷了，我有足夠的信心可以頂住，可萬一...萬一是宮裏的旨意怎麼辦？以範家的位置，這種事情不得不防。”

範若若聽著兄長的話，先是略感羞意，待聽到他自吹自擂又覺好笑，隻是最後聽到宮裏二字，才真正的有了一些憂愁，她何嚐不知道一般的官宦人家，在自己這個年齡，確實就要定婚事了，隻是...天天與兄長呆在一處，再看這世上男子便總覺乏味，讓自己又如何尋到自己的意中人呢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